

新诗研究丛书

洪子诚 主编

变形诗学

翁文娟 著



NLIC2970940883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

新诗研究丛书

洪子诚 主编

变形诗学

翁文娴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变形诗学/翁文嫻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3. 9

(新诗研究丛书)

ISBN 978-7-301-22626-1

I. ①变… II. ①翁… III. ①诗学—诗歌研究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24820 号

书 名: 变形诗学

著作责任者: 翁文嫻 著

责任编辑: 张弘泓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22626-1/I · 2638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官方微博:@北京大学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pkuswsz@126.com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辑部 62756467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 毫米×980 毫米 16 开本 24.5 印张 353 千字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“新诗研究丛书”·出版说明

推动中国新诗研究的深入开展,出版相关的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,是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工作重点之一。为此,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,拟定了组织出版“新诗研究丛书”的计划。丛书的选题主要是:

- 一、新诗理论研究;
- 二、新诗史,包括断代史、流派史、诗刊史等;
- 三、诗歌文本阅读和重要诗人研究;
- 四、新诗文化问题研究;
- 五、有价值的新诗研究资料;
- 六、其他。

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

“新诗研究丛书”编委会

2005年4月

目 录

绪论:诗的语言与思维的变化	1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甲部:变形诗学

“变形诗学”在汉语现代化过程中的验证	11
倾斜的少年	
——黄荷生诗论	41
在古典之旁辩解现代诗的“变形”问题	52
台湾新一代诗人的变形模式	78
商禽	
——包裹奇思的现实性分量	98
“定向叠景”时期的爆发能量	
——叶维廉六十年代诗学与诗	112
“抒情之外的开展”	
——林亨泰知性即物美学之探讨	135
“诗学活动”的现场	164
以黄荷生为轴的语法实验及其文化意涵	164
商禽为轴:思维及意念的压缩系列	181
北岛“字词”所炼造的文化与政治	193
顾城语法调动的天外之意	215
“难懂的诗”解读方法示例	
——黄荷生作品析论	230

乙部:理论探索

一个意象在诗中纯熟的程度	
——自七首诗看李白用“月”的变化	247

李白诗中“忽然”的律动	270
评论可能去到的深度	
——介绍法国诗论家让-皮埃尔·理查	
对波特莱尔处理的效果	284
接近那创作的契机	
——中国现代诠释学初探	303
牟宗三先生对文学批评的启示	313
抒情传统的变体及其现代性发展	
——牟宗三文字的诗性理解	330
如何在诗中看见思想	348
论“字思维”的前卫能力	365

绪论：诗的语言与思维的变化

一、“变形诗学”的提出

我们用白话文来写诗，匆匆已过去一百年。

在古典诗句法中，字与字的布局，上下左右的“势”，其间张力与人生意境的贯注，有如棋局，一个子儿移动，全盘皆变。然而，白话文中主词受词动词等等连接状态，更贴近英文。一物至另一物之间，被决定了路线。古典诗物象间的讯息，在白话句法内出现时，现成的白话便全不够用。百年来诗人前仆后继地，寻找那些足以充分表达的句型，来贴合灵魂的幽微角落和创意。——于是，一般人开始不太适应，而拒绝读诗。

本书一部分，专门研究台湾现代主义盛行年代里那些被排斥的诗。诗人要在一物至另物间，布置天罗地网，一种如西洋的数理程序，去追踪内里难以名状的丰富起伏。他们既变更了外物的形，也变更了语法，实在令人难以忍受。因而，很快被社会力量打倒，沉默退居。或者被另一个体内的自己打倒，变成了“比较正常”的脸。“变形”系列，即揭露这样的过程。

1. 古典诗学与“变形”的辨认

为了拉近现代诗与一般读者的距离，多年来，笔者致力于诗语言特性的研究，慢慢形成有关“语言结构”的想法。不同诗人有不自觉的结构模式，如果评论者能提纲挈领地指出，则这诗人的语言迷宫，将迎刃而解。而不同类型的结构，可以并存，结构与结构之间可能因相同趋向而形成系统。分类后的系统，可以更集中辨明不同类型的诗质浓度。

笔者将分类后的语言系统判别成三种，将它们命名为“叙事”、“变

形”、“对应”。而且曾在若干场合,毫不讳言这三分法的灵感,起源于宋代朱熹对先秦《诗经》“赋、比、兴”三义的解诗方法。“赋比兴”是一个源头,《诗经》的语言当然不可能等同于今天创作的现代诗,但在三种相对应并存的架构中,它们却是可以遥相呼应的。

如此分类的好处是,看到传统里朴素的不大发展的“比”,在现代诗表现的虚拟“变形”,则夸张了几十倍。这是由于白话语法结构的异动,而令诗人的主体角色、主体感受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了几十倍。

三类的分别研究,笔者均有单篇论文涉及,笔者用力最多、研究最久者,则属“变形”系列。除了最远年代(1995年),有一篇关于黄荷生的研究外,尚有关于台湾变形诗人群组的研究:《自古典之旁辩解现代诗的“变形”问题》、《台湾新一代诗人的“变形”模式》(2001年)。近年且有较深入的,有关诗人变形语法突破的美学效果研究,如商禽、叶维廉、林亨泰三位。

语法的变形、思维的飘幻,却能产生诗质,令读者感动。其中隐藏的现实感、一份自古以来“兴发触动”的根源,是一定不能缺席的。或更可说,比其他平平写实的类型,更其“现实”。笔者乃以最令诗坛匪夷所思的“超现实”诗人商禽为题,探讨其《包裹奇思的现实性分量》,慢慢引申出“变形”的美学条件。

有关“变形”的美学问题,重新研读叶维廉五六十年代的诗,惊觉他是运用汉语,开启了一种西方的思维方式,善于如数理结构的方式,去捕捉景物(意象)。数理的结构如何体会?在叶维廉诗内,是用声音效果去统筹一切的差异。但诗的声音最神秘,它与内在感情相通,他们传递出诗人的出神状态,由于这些交错的音节,我们被引入细细辨认,诗人将我们的意识,用白话文带到一个不可能的、陌生的神秘状态。

林亨泰是最近期(2009年)的“变形”系列论述的主题,笔者开始意识到:变形之“变”可能要回到一个更大的诗的背景中观察,即是,要碰触中国传统里“抒情”的议题。论文透过林亨泰五六十年代各时期的诗,逐步检视诗人在现代诗“知性”体质内的开展:“情线情感收藏、以结构为节奏推展、图象鲜明”等特征。追源这跨越语言的一代,日文中文翻译转换之状况,致令中文习性的运用彻底变化,将抒情传统改造

出另一片新境,有如德勒兹(法国当代哲学家)评卡夫卡时,提出“少数文学”观念的实践。

所谓“变形”,是基于古典诗的特色背景而言的。古典诗善于以实景实物来寄托情感,而“变形”诗多的是时空错置的虚拟景。但众人中,五十年代的黄荷生几乎不被接受,又令我对此现象特别注目。黄荷生没有战争、流亡,没有殖民阴影、政治压迫,他只是台湾一名土生少年,高中生,自自然然将手边读过的物理名词、数学符号拿来写诗,却与英文句法浑然结合(不像洛夫那么挤迫),以声音、情感的“气”之贯串,不着痕迹地带动,流过一幕幕可能的人生戏剧画面。如果说叶维廉将上天下地空间搜索在相连的几句中,则黄荷生是一句之内,一次“门”的抚触,已碰到遥远的天地。一团事物分成几十个面相去把握,如此的思维方式,确是大异于传统,但岂非已是我们六十年后现实社会的生存状况?诗人创造了语言,预言了我们六十年后的思维模式。

2. 诗学活动现场——黄荷生、商禽、顾城、北岛

四次“变形诗学”的演讲,是2004年至2005年间,在台北文士荟萃的茶艺馆紫籐庐举行。当时“变形”系列论文已完成若干,想用语法变化的研究成果,与未知听众共同阅读一般难理解的诗。如果一旦将语言结构线索抽出,读者是否就可无障碍地进入本来陌生的诗意呢?所谓“演讲”,也如四场诗学实验活动。黄荷生与商禽代表台湾早年“变形”的两个轴心,各有环绕的其他诗人群,前者多语法的探索,后者以画面及意念之跳跃成其“变形”。

另两个场次,北岛与顾城,作为大陆诗“变形”的代表。他们虽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但与台湾五六十年代诗人的爆发力,一种自无至有的向度非常相似。此二人语言刚好是彼此相反的观念,可以各代表某一大类。将他们与台湾早期诗人群的成就放一起,读者可以自由联结出许多省思。顾城的诗语言,达至华文诗的一种极致的高度。他不是分析性的语言,而是中国古典文学里,物象完整呈现的语言。那种像小孩的口吻,使读者容易进入物象本身,把我们带回第一现场,但是第一现场的视野大小方向都被顾城调动,这是难以做到的。像古诗里

曹操《步出夏门行》、唐诗景物中的视点、《庄子》都有这样的效果,让读者很过瘾地随它跳来跳去,过瘾之处就在于“我们变形了”。变形的不是物,而是读者的视野。这是顾城和其他现代诗人不同之处。

北岛也是笔者长期关注的诗人,是唯一珍爱却未正式行文评论的诗人,仿佛某些宝藏仍存地底。北岛语言的密度,是出了名的艰涩难解,此次活动中,用语法的观念,一举拆除了这个谜。在讲述中,将早期两首成名作《一切》、《日子》合并一起看,这两首不同语法的诗,加在一起,慢慢就变成后期非常难解的句法。《日子》揭露北岛节选生活事象的能力;《一切》表达对事象的诠释,所谓“为万物命名”。北岛认知到一些文化的现象,认知到生活里很深层的压迫感,他不断用自己的诗去诠释它,“十里风暴有了不倦的主人”、“他空洞的目光有如和平”是很有强度的句子。这样的句子要不断有深刻体验的诗人才写得出来,这不是把意象转来转去,而是挖掘事物背后的能量。

四次的诗学活动,前两周在网上先令与会者研读选诗,在讲场中沿诗中文字,一个个咀嚼,轻微的妥帖或不当,都被放大。如果诗的身体是字,则我们一群同类人,在两三小时内,一起共同走入,又能畅所欲言,没有辈分也没有陌生感,这就算人世间一刹那的幸福了。

二、孕育的漫长过程

1. 李白、波特莱尔、诠释学、牟宗三

笔者长期斤斤计较的也就是诗人的原创性。在评论者立场,如何可以清晰描画一位诗人的创造点?想站在一个更宽阔的背景观看,比照出曾出现的新增经验,哪怕只移动了一点点。私以为,要疏通当代文字,有两个源头是必要的:一是古典中国,另一是西方的当代。在古典里我欲探取流续至今的思维模式;在西方我想借取他们语言的分辨层次,一张肌理丰富的网,来固定来说明我们飘荡不定,大而化之的情怀。

本书下半部,即展示这连续探索的过程。《自七首诗看李白用“月”之变化》,本是法国博士论文的一部分,最先以法文表达。中文重写时,出现了所有法语思维下才有的肌理与法国诗学惯用的方法,诸如

结构主义、符号学、意象原型之追寻等。后来再在台湾写《李白诗中“忽然”的律动》，此时，西方诗学影响已潜入骨髓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，更在意的，是如何以创作者立场，向李白呼唤，发出当代人的“提问视域”。印象中，有唐一代大家从未如此频繁，如此赤裸，如此猝然地展露心念的变化。透过各诗例之分析，我们一路引出李白“忽然”之意蕴：它滑溜溜不可捉、晃动恍惚，永远不安于位。有趣的是，李白开宗明义提诗歌的理想是“大雅”，这平正雍容的风貌，我们认为必须把握其中，由无数“忽然”组成的小粒子，经过如何真切血肉的骚动、拉锯、较量，才慢慢结合而成。

法国诗人波特莱尔（Charles Baudelaire, 1821—1867），对汉语现代诗影响深远。众多评波特莱尔诗论人物中，特别选出让-皮埃尔·理查（Jean-Pierre Richard, 1922— ），他被归入“现象学派”的“意识批评”行列。法国文字对结构辩证、分析的细微与力度几乎是天生的，让-皮埃尔·理查难得的是，他能以一己的内心感觉（意识之意向性），尽量潜入波特莱尔诗学深处，运用波氏自己的诗，说明他整体诗风的特性，简直如中国“诗话”的做法，令我大为震惊。但他们三言两语背后，肩负扎实的研究基础，逐字逐句的体会，及坚持作品需“全部”阅读，才能说出诗人“世界”之原创点，这学问态度与方法，很值得我们评论界参考。

偶然回顾走过的迂回而漫长的路，渐渐悟到，所着意的不是研究某诗人，而是一直寻找，某些适合汉语情态的诠释方法。一种“诗”的观看角度，期待不只把经典的现代精神释放；面对当代作品，剖析其时代意义时，能说明与过去相通部分，那些曾经喜爱也将不断变身出现的诗质素。

西方诠释学大师理论说得动人，但诠释该是面对文本的行动，是实际的行为，《接近那创作的契机》一文，尝试将传统中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三个领域，连接傅伟勋先生“创造诠释学”里五个层次：实谓、意谓、蕴谓、当谓、必谓。我们是在“当谓”与“必谓”阶段，进行一切经典的瓦解与重组，出现这时代的创造品。傅先生条理清晰的行动程序，可能更适合中文文学界面对东西方经典时的疑惑。

伟大作品能自各方引发读者的兴致,否定我们老去的经验,不断增加新鲜经验层。深入诠释学之后,现代诗的批评与研究角度,突然自百年累积的白话泥层向外拓展千万倍:《诗经》是现在的诗吗?李白精神在当代怎样?波特莱尔丑恶之美,如何是一种诗的状况?汉语诗有哪些如兰波(Arthur Rimbaud,1854—1891)之《醉舟》,大规模颠覆视觉的航行?

好的作品有种引力,要你非得在他“暴风圈”似的能量团里停留。此处收两篇牟宗三研究,是自牟氏哲学体系内,理出他对于“诗学”的启示。牟氏生平无意于此着墨,但他本人如诗气质却自然伸向这效果。二文相隔十五年,也记录了我对于诗文字领悟的变化。由于诗学架构慢慢显现,评论的触须自然碰到一个更大的核——中华民族的“抒情传统”。如果将“诗的质地”理解为生命体的真实把握,好的“抒情”,便能够如清光一道道切进族群深埋的记忆里。回到牟先生文章,我们发现除了每次画面令人惊跳震动,他的文字其实是包裹了两层很厉害的能力,一是直觉切入的能力,另一是层层思辨推进的能力。

牟先生说过,存在的感觉牵连个人与民族两个领域。时刻的存在感——这生命流动的学问,应是不断反思的生命存在之各面,不忌讳、无羞无惧地面对。在白话文中,主体“我”几乎在每句之中动态地存在,因而,自省的意识在这类句法中特别容易显现。牟先生文字的吸引力,往往在刹那直觉感悟画面中,加入他学思修为出现的感触与见解,别人可能只有两三次自省反复,但他却有十几次的起伏。这情况,将之放在“变形诗学”系列诗句内,相互并看,终于明白:直觉的“情”,在反复推移的心念辩证下,才能进入存在的深度,“抒情传统”在现代化过程中暗含汹涌波涛。若不擅辨明,我们汉族这最珍贵的“情”,终将无所成形,无处寄挂。一篇文章虽未能全面清晰地表述,这却是研究至今的诗学体系内令我最魂梦牵萦的议题。

2. 胚胎慢慢成形——“诗思想”与“字思维”

“理论探索”的最后两篇,《如何在诗中看见思想》一文(1997年),

有如诗学探索途中一个分水岭，意识到一位诗人的全部创造在于语言的重新组成。笨拙的摸索过程充满一步一步的惊奇。搜寻诗人的“思想”，透过他们创造性的表述方式，特殊的语法起因于莫名关切的事物，而生出某些内在的律动感，在这些句法交错中，潜藏了一个时代特有的“思想”。记得文章完成后，几天里我的身体似住进了他们，起伏是与他们的呼吸相连着，非常陌生、非常震惊的状态。

一位诗人的“思想”是什么呢？文内选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最具语言风格的两位台湾诗人。罗智成诗句经辨识后，语意充满正反面同时存在的撞击，描述对象面貌转变多层，洩露着某些玄机：现代人内心的坎坷。若罗智成执意于种种“局促不安”的心理状态，另一位女诗人夏宇，则把“我”与“对象”之间的有无破掉了，她许多诗中的语意，都认为造成“之间”“两点”，是不断在变动，如何在庸常日用的“移动中”，充分把握不断涌进的讯息？即是说，“当下”的无限性如何吸纳感受，夏宇对此议题尽最大努力去发掘。

一个诗人的真理，完全在他诗语讯息中，不时而不自觉地出现，读者爱上这诗，也就全缴械，被他的“真理”牵着鼻子走。诗人无意当思想家，但有极大的蛊惑力。诗学工作者，是透过魔幻迷宫般的语言，拆解其中一道隐然坚韧又遍布全程的蛛网。诗人满腔感触，如果一句分明的话能说清楚，也就不必当诗人了。但他们潜入深海泥层描述的景观，往往是我们想象不出，却正随处都是的，这时代的真相。

本书上半部提出“变形诗学”的观念，下半部从各方面揭露孕育的漫长过程。沿着文章先后次序，细心读者还可分出肌理覆叠的状态。“变形诗学”是一棵呼吸中的树，有待无数的枝叶扩充，而且，同时与另外两株等量的树干相连——“对应诗学”、“叙事诗学”，隐然成形，只未在本书出现，它们都有一个非常扎实的根柢——诗语言结构内，“字思维”的辨认。

从喜爱李白诗开始，至读懂了诗坛难亲近的、最晦涩的诗语言，也远远连接法国当代的诗实验作品。如果依论文格式追问：“变形”是什么？如何定义？如何把握而解诗？本书的功能还未附标准答案，但它清晰指示路径与进程；如实展现了，这时代一名深爱古典诗的读者，是

甲部：变形诗学

“变形诗学”在汉语现代化过程中的验证

一、前言：“变形”是三分之一的诗学计划

自2001年笔者撰文《自古典之旁辩解现代诗的“变形”问题》及《台湾新一代诗人的“变形模式”》^①，正式在现代诗的评论角度上，用“变形”观念，尝试疏解一系列较晦涩难懂的诗。题目“自古典之旁”，在笔者现代诗学的探研中，一直是个很重要的背景。文章征引《诗经》“赋、比、兴”观念，试着借朱熹分判“赋比兴”句法的方式，将现代诗千变万化的语言分成“叙事、变形、对应”三类。因为更早做过另一种语言实验，曾将夏宇及顾城难解的语法，借《诗经》里“兴、应”的观念来分析，却迎刃而解（《“兴”之涵义在现代诗创作上的思考》，1994年）^②。在更广泛深入地阅读解析各名家的语言风格后，隐隐感到，现代诗可能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想象思维，一如古代哲学家朱熹在《诗经》句型中感觉到的，此想法慢慢在我脑海成型。这两篇“变形”文章处理的诗人语言风格，遥远呼应“赋比兴”中“比”的观念。而另有系列现代诗人，他们擅长以“叙事”的进展表达诗意，略属于《诗经》“赋”的模式。三组诗人，笔者均曾撰文讨论，这样的分类，目的希望不同思维方式的创作者，不必据持某一类型的写法就疏离另一类，这三类差异也无年代之争，并非接近“后现代”的“对应”，就一定比现代主义模样的“变形”来得更前卫更有诗质。因为，一种语言的创新点，还需回复到该族群的常态性，与极其艰辛的突破线而分辨。在读者立场，也可以知道三类作品

① 前者参见《创世纪》第128期（2001年9月，第114—132页）；后者载于《中山人文学报》第13期（2001年10月，第85—101页）。

② 原为1994年4月台北师大“第一届经学会议诗经研讨会”论文，后收入翁文娴《创作的契机》（1998年，台北：唐山出版，第71—99页）。